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官學詩

欽定四庫全書

駢志卷三

明　陳禹謨　撰

乙部上

師經援琴撞魏文侯

師曠援琴撞晉平公

説苑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儛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

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鬻拳諫楚子臨之以兵

筦中諫荆王加之以荆

左傳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

呂覽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襁褓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

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聽葆申殺茹黄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

言之功也

應侯為民請苑

蕭何為民請苑

韓非子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命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

漢書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曰夫職事茍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民財乎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又貢禹請自城西南至山

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天子善其忠乃下詔省
宜春下苑以與貧民

賈捐之議棄珠厓

牛僧孺議棄維州

漢書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
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
擊其略曰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臣愚以爲非冠
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

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九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揺動捐之議是上乃從之

舊唐書吐蕃遣使入朝修好俄而西川節度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文宗下尚書省議衆狀請如德裕策牛僧孺奏曰此議非也吐蕃疆土

四面萬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况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敵次之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為詞雖得百維州亦何補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　按貞元中韋臯鎮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欵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僧孺沮議乃詔德裕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

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于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快戎心絶歸降之義上頗尤僧孺

魏相請棄車師

仁傑請棄四鎮

漢書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上從而止

舊唐書狄仁傑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極爲凋弊乃上疏畧曰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虚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絶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珠厓之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

奏罷織新錦

奏罷進繚綾

舊唐書蘇頲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頲一切罷之或謂頲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

又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詔進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德裕進諫其畧曰玄鵝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

所未諭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纖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已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

孔光所言輒削藁

戴胄奏已則削藁

漢書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唐書戴胄所敷内縁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藳祕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于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

樊宏削草　文若焚草　羊祜焚草

義眞毁草　陳羣削草

漢樊宏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自書寫削本草

後漢皇甫嵩字義眞前後上表陳諫有損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毁草不宣于外也

魏志荀彧字文若以書陳事臨薨焚其草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

魏書陳羣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之

晉書羊祜嘉謀論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能聞之

陸元方密封以進

陸象先密有申理

舊唐書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

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勑書

又陸元方子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為時賢所服時竆蕭至忠等枝黨連累稍衆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

崔琰請燔翳

潘濬請撤翳

魏志太祖征幷州留崔琰傅文帝于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畧内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人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志雉兎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

老臣獲罪于天世子報曰昨承嘉命恵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壊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江表傳曰孫權數射雉潘濬諫權權曰相與别後時時蹔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絶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悉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壊之權由是自絶不復射雉

陳矯諫明帝案行尚書

楊顒諫孔明自校簿書

魏志明帝車駕嘗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尚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

襄陽記楊顒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

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

之

徐生上書言霍氏

梅福上書言王氏

漢書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且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

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上乃賜福帛十疋後乃為郎

又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梅福上書其畧曰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

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此生一秦

是生一隋

漢書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

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宫中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

唐書高祖起師太原李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于帝呼為兄請以步騎會河内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東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為吾守東皐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票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令記書温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

示其下曰唐公見推傾天下無可慮者栗勁疾貌又漢栗姚校尉

孫破虜勸陳兵斬董卓

張九齡勸因罪戮禄山

後漢書張温出屯美陽令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温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温參軍勸温陳兵斬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于卓而賴之乎古之名将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

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

又魏志何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表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

舊唐書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衂執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

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絶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

相如奉璧入秦怒髪衝冠

朱亥奉璧入秦瞋目裂血

史記趙王遣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示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

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髪上衝冠

列士傳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

滕嬰收載

桓康擔負

漢書項羽大破漢軍于彭城漢王馳去見孝惠魯元

載之漢王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棄之滕嬰常收載

行面雍樹馳漢王怒欲斬嬰有十餘卒得脱而致孝

惠魯元于豐師古注面偝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

南史桓康勇果驍悍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縶衆

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

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

結破郡獄出武帝

日磾捽何羅

許褚擊徐他

漢書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静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宫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

入坐内戶下須史何羅袌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内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扳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

魏志許褚從討袁紹于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刃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

驚愕他色變𧫒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

以馬授太祖

以馬進太宗

魏志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

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曹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

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

舊唐書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于邙山之上

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

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廻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于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于昭陵闕前

谷利著鞭助馬勢

谷利扳刀向舵工

江表傳孫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撤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于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慎為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又孫權于武昌新装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

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舵入樊口
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
大王萬乘之主輕于不測之淵戲于猛浪之中船樓
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于
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蘇武齧雪

段頰食雪

漢書蘇武持節使匈奴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與

食天雨雪武臥嚙雪與氊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

因以為神

東觀漢記段熲破羌明年春羌復與燒河大豪寇張

掖熲自下馬大戰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

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

蘇武杖漢節

張騫持漢節

漢書蘇武使匈奴杖漢節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後歸

漢上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
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産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
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
郎
又匈奴留張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節不失後
欲從羌中歸後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内亂
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
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寛大蠻夷愛之堂邑父胡

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歳唯二人得還　按南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曰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蕭㬋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

頭可得城不可得

頭可斷舌不可禁

蜀志先主自葭萌關南還襲劉璋留霍峻守葭萌城

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

唐書宰相張延賞怙權嫉郴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于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

臧洪殺愛妾以食將士

張廵殺愛妾以食將士

魏志袁紹興兵圍臧洪歷年不下初尚掘鼠煮筋角

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啟内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麋粥洪嘆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

舊唐書尹子竒圍睢陽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廵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請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廵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廵强令食

之

堯君素親射其妻

屈突通命射其子

隋書大業末堯君素拒義兵于河東大唐賜金劵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舊唐書屈突通率兵東下唐副將竇琮等追之及于

稠桑通結陣以自固實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命左右射之

報使于肝

還奏頭下

呂覽衛懿公有臣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于肝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内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復立衛于楚丘

漢書欒布為梁大夫使于齊未反漢名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以不能遂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

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五百人皆自殺

數百人不肯降

史記田横既自剄高帝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

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横之客
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
田横死亦皆自殺于是乃知田横兄弟皆得士也
按齊田横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
蒿里送哀歌也出自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而作
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
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
歌之俗呼為挽歌

魏志諸葛誕既死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干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横

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奈何一日殺二義士

魏志臧洪傳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袁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

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南史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沈攸之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

張敬兒將至人或説之使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是宋世忠臣不可謂之賊身本不斷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而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

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

王叔治獨能冒難

王僧達必來赴義

魏志王修字叔治北海孔融曾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刧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強懾服舉孝廉修讓邴原融不聽時天下

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

南史元凶弒立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為長史

事人當如此

為臣當若此

北史綦連猛為神武親信後都督尒朱文暢將為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

又周尅并州傅伏聞後主已被獲率衆入城于廳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涕泣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

孔車收葬主父

云敞收葬吳章

漢書主父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以車為長者

又云敞師事吳章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王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寧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

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

南史宋褚彦回歸心齊高帝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

又齊高帝遣沈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剳斮之具以示攸之攸之曰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

魏室忠臣

晉家遺老

晉書司馬孚性至慎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南史梁王琳舉義為陳將吳明徹所殺傳首建康懸之于市琳故吏朱瑒致書陳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身首異處封樹靡卜瑒早

造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
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
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瘍
雖刍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曾游江右顧歸彼境
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鷰豐碑式樹時
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
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營域叔孫云亡仍
芍陂而植楸櫝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

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為啓陳主而許之

宋書徐廣傳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徐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泣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悲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欷因表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

倦

范孟博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房彥謙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後漢范滂字孟博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北史時置司隸官以房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

授司隷刺史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

介子棄觚

西京雜記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絶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仲升投筆

後漢班超字仲升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

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又南史蒯恩為縣差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于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後以軍功封都鄉侯

不乘高車駟馬終不出關

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

水經注昔郭丹西入關感慨于其下曰不乘駟馬高車終不出關　後漢書丹從師入長安買符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于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丹自去家十

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按注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符符煩因裂繻帛分持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作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也

華陽國志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其郫西上有永平橋于是江衆多作橋故蜀立里多以橋為名

起宅開門欲使容長戟

立宅起門當使容馬車

晉書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又陳頵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及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

王敦詠魏武帝樂府歌

蕭詧誦魏武帝樂府歌

晉書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

周書蕭詧疆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

願得美酒五百斛船

願得酒滿數百斛船

吳書鄭泉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居每曰願得

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没飲之
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晉書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
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
一生矣

坐客常滿樽酒不空

座無空席門不停賓

張璠漢紀孔融以法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

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晉書王渾鎮壽陽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羇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于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

便自有濠濮間想

使人有伊洛間意

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南史車騎將軍王彧嘗與謝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既而嘆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羲之坦腹東牀

晉書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延明奮衣坐席

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

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

正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北史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

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于

延明遂别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覔一快女

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

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閑閤驅放

即時遣出

晉書王敦嘗荒恣于色體為之疲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

南史宋武帝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

謝奕為方外司馬

王昕為方外司馬

世說謝奕字無奕桓温辟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

交在温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内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北史王昕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塡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

許掾有濟勝之具

劉歆有濟勝之具

世說許掾好游山水而體便登涉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南史劉歊性重典樂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徑造竹下

直造竹所

世說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夫家極有好竹主

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
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兾遝當通遂直欲
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乃留坐盡
歡而去
南史宋元粲為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居粲率爾
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欣
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
韓昌黎登華山華陰令百計取之方下

杜少陵游嶽廟耒陽令棹舟迎之乃還

國史補韓文公登華山之巔顧視其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于家人訣别華隂令百計取之方能下

舊唐書嚴武鎮成都杜甫依之武卒甫無所倚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游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

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甫嘗游
嶽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
舟迎甫而還

師伯遽歛子

韋叡遽反子

南史宋孝武嘗與顏師伯樗蒱帝擲得雉大悅謂必
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歛子曰幾作盧爾日
師伯一輸百萬

又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韋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賭八百里駁

賭七百里馬

晉書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王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

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北史平秦王有七百里馬爾朱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

一擲十萬

一擲百萬

晉書袁耽字彦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産俱盡欲求濟于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

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如此

南史桓玄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

鬬鴨

鬬鵝

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鬬鴨羣臣奏宜勿與權曰彼

在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理哉具以與之

聞見錄僖宗好鬭鵝數幸六王宅與慶池與諸王鬭

鵝一鵝值五十萬錢

賭墅

賭郡

晉書淮淝之役謝玄問計于謝安安夷然無懼色荅

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

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

南史羊玄保善奕棊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羽檄交馳圍棊對戲

外白急數圍棊長嘯

蜀志魏軍次于興平假費禕節率衆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棊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觀君耳信可人必能辦賊者禕至賊遂退

水經注陳留志阮簡字茂弘為開封令縣側有刼賊外白甚急數阮方圍棋長嘯吏云刼急阮曰局上有刼亦甚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或亦謂之為手談又謂之為棋聖

魏軍次于興平費禕共客圍棋見上

秦師次于淮淝謝安對客圍棋

晉書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别

有音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别墅安常棊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内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又南史謝瀹拜吏部尚書

明帝廢爵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濤濤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

丙吉不罪吐茵吏

安世不罪醉便郎

漢書丙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

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

又張安世為光祿勲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

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
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
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羹汙神色不異
羹翻顔色不異
後漢書劉寬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
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
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南史蕭勵為太子左衛率性率儉而器度寛裕左右甞將羮至胷前翻之顔色不異徐呼更衣

趙孝欲止郵亭逕不名而去

劉寵欲息亭舍逕無言而去

後漢書趙孝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甞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内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

乎孝曰尋到矣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于是遂去

又劉寵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顧元歎封鄉侯家人不知

孫伏伽拜御史子弟不知

吳志顧雍字元歎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

唐書孫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㫖而制未出歸臥于

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王子敬室火徐喚扶出

褚彦回宅火徐索輿去

晉書王獻之字子敬嘗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怡然徐喚左右扶出

南史褚淵字彦回性和雅有品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爓甚逼左右驚擾彦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

夏侯玄倚柱作書雷破柱而神色不變

諸葛誕陪列樹下雷震樹而顔色不改

世說夏侯玄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賔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臧榮緒晉書諸葛誕從魏帝拜陵陪列于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誕顔色不改　又載記劉曜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

山遇雨止樹下雷震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

海異之

直不疑償同舍郎金

桑子深償同宿客脯

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

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

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

者

晉書桑虞字子深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

認茂馬

認冲犢

後漢書卓茂嘗行有人認茂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别得亡者乃詣府送馬

晉書朱沖傳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沖沖竟不受

還屐笑受

還屐不取

南史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返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又劉凝之嘗出市易買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評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不可以為世儀認犢認屐二事正同君子謂其認也可與其還也可受認而與之還而受不受則是非灼然辨矣不受斗謝者孔子以為魯國不復贖人始信矯情者果不可為訓也

溝上為橋

伐木為橋

南史郭原平宅上種竹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墮溝原平乃于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隣里慙愧無復盜者

又范元琰家貧唯以園蔬為業甞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荅母問盜者為誰荅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于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又晉書桑虞有

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荆棘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

承少子由是發名

鍾離牧由此發名

續漢書承宫字少子琅琊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宫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

吳志鍾離牧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宫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

由此發名徐衆評曰問者曰如牧所行可不謂之仁讓乎哉荅曰異乎吾所聞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為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為仁哉蒼梧澆娶妻而美讓于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于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為難矣未得為仁讓也

孫資不念舊惡

張既不挾舊怨

魏注孫資别傳曰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艷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

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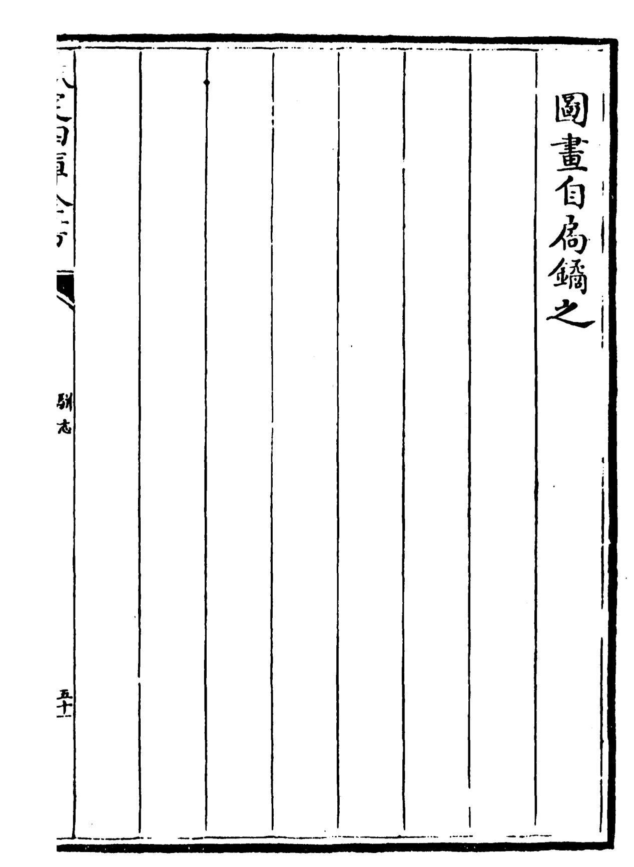
魏畧曰初張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為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于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于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張率笑鼠雀之耗

公權洒銀杯之化

南史張率為新安太守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雀竟不研問

舊唐書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惟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寳唯筆硯



圖畫自扃鐍之

駢志卷三

駢志卷四

明 陳禹謨 撰

乙部下

始皇歎不得與此人同時

孝武歎不得與此人同時

論衡韓非之書傳於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　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

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内矣

史記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復奏大人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　又論衡漢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

出入游獵子雲乘從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鼂錯號智囊

桓範號智囊

漢書鼂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知囊 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知筴若囊橐之盛也

干寶晉書桓範出赴曹爽司馬宣王謂蔣濟曰知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大才當晚成

後漢書馬援少有大志諸兄竒之嘗授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大才須大用

舊唐書韋安石應明經舉累授乾祐尉蘇良嗣甚禮之永昌元年三遷雍州司兵良嗣時為文昌左相謂安石曰大才須大用何為徒勞於州縣也

陳蕃謂文武兼資臣不如李膺
王珪謂才兼文武臣不如李靖
後漢書陳蕃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臣不如太尉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
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李膺
舊唐書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王珪同知
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
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

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劇理繁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徐庶以孔明為臥龍

苻堅以景略為臥龍

蜀志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晉書苻堅謂王猛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世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于暫見擬卿為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廻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　按景畧與孔明同謚武侯評曰玉之未理者稱璞鼠之未腊者亦稱朴物固有似之而非者孔明忠於漢室景畧忠於偽朝何異白璧與鼠朴哉臥龍之擬武

侯之謚胡為乎相

肖也亦可醜矣

孔明臥龍士元鳳雛

士載伏鸞士龍隱鵠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龎士元為鳳雛司馬德

操為氷鏡皆龎德公語也

世說世目鄧士載為伏鸞陸士龍為隱鵠

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

晉書殷浩字深源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將如蒼生何

又謝安石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非此母不生此子

非此父不生此子

史記張湯死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　又列女傳孝廉范逵宿於陶侃家時大雪侃母湛氏撤所卧薦自剉飼其馬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北史達奚武子震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兎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蹟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兎顧馬纔起遂回

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一
百段後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
有政術
谷子雲之筆樓君卿之舌
潘安仁之筆樂彦輔之旨
漢書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
筆札樓君卿護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晉書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

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有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曰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膽定　膽幹　膽決

膽守　膽烈

吳志朱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絶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

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輙有功

又虎威將軍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

晉陽秋稱虞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會稽典録曰賀景輕財貴義膽烈過人

吳志孫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

梁高祖稱羊侃勇者有仁

齊朋僚歎楊愔仁者必勇

梁書高祖謂羊侃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

北史韓陵之戰楊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

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

魏志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按

汝南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

南史孔珪父靈產頗解星文齊高帝以篚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

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南史昭明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劉杳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又傳昭器服率陋嘗插燭板牀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卿真宰相

此真諫官

舊唐書則天嘗以季秋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隂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此花瀆隂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

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
天曰卿真宰相也
又李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
酣令各為廻波辭衆皆為謟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
至景伯曰廻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
三爵喧譁竊恐非儀上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曰此
真諫官也
一臺二妙　　户部二妙

一臺二絶

晉書衛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燉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

南史伏曼容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絶

唐書韋維少嘗業儒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為戶部有二妙

此是君坐

卿必居此

世說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座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南史王儉為丹陽尹于後堂引見袁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　又舊唐書李靖初仕隋為長安縣功曹楊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

楊賜不欲先陳寔登大位

陳蕃不欲先黄憲佩印綬

後漢書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嘆陳寔大位未登媿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絶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

又陳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黄憲字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被容接者名登龍門

入其門者號登龍門

後漢書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南史袁昂雅有人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

南州高士

南州冠冕

後漢徐穉嘗為太尉黄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

乃負糧徒走到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于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人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謝承書曰穉

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往弔常于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

蜀志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子國有顔子

當今之顔子

後漢書黄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頴川荀淑至慎陽遇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就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顔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

晉書刺史周浚名陸雲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

之顔子也　又謝尚八歲神悟夙成祖鯤常攜之送
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顔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
焉別顔回席賓莫不歎異
叔度如千頃波
王郎如萬頃波
後漢書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從
黄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
氾濫雖清而易絶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

之不濁不可量也

南史謝靈運辯博辭義鋒起王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波焉

鄙吝心復萌

名利心都盡

後漢書黄叔度同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

問曰闞尺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軛從叔度乃彌信宿也

唐書房琯每見元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元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

漢五馬一白眉

齊三馬俱白眉

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北齊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兖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休之總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

如鶴在雞羣

如鸖入鵶羣

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北史高思孝討蠕蠕文宣悦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

鶻入鴟羣宜思好事故改名思好

慧曉如明鏡

南史何點嘗稱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

思遠如懷冰

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

儉稷寒纊

豐王荒穀

南史劉孝標稱劉訏劉歊皆儉歳之粱稷寒年之纖

纊也
世說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公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
桂馨一山
桂林一枝
翰林雜事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孔子顔淵之道德何勝朔曰顔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晉書郤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

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
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

王弘以為三絶
文帝稱為二寶

南史謝瞻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
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以為三絶
又謝靈運詩書皆兼獨絶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
為二寶

書籍盡當與之

書籍尋以相付

魏志王粲徙長安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賔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南史孔奐好學善屬文沛國劉毫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

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折角巾

後漢書郭林宗常周游郡國于陳梁門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　北史獨孤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穿角履

北史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常著穿角履好事

者多毁新屐以學之　又南史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

蒲葵扇五萬

晉書謝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庫中練數千

又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

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

涼州三明

中興三明

後漢段熲字紀明與皇甫規威明張奐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蹤戎騑糾結塵斥河潼規奐審策亟遏囂凶文會志

比更相為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静山空

晉書瑯琊諸葛恢字道明與頴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為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南北二玄

會稽三康

晉書吳興太守晉康侯張玄之以才學顯自吏部與

謝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于玄時人稱為南北二
玄論者美之
又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與同郡張茂字偉康
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
二陸
三陸
晉書陸雲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
之號曰二陸

南史陸慧曉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

初授慧曉兗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

時人歎服

荀氏八龍

王氏九龍

魏志荀彧祖父淑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號曰八

龍　張璠漢紀淑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旉淑舊居

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

為高陽里
北齊書王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
流藴籍時號王氏九龍
卞氏六龍
晉書卞壼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
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
張氏五龍
南史張裕子演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

鏡少與光禄大夫顔延之鄰居顔談義飲酒喧呼不絶而鏡静黙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意清𤣥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

二柳

三柳

南史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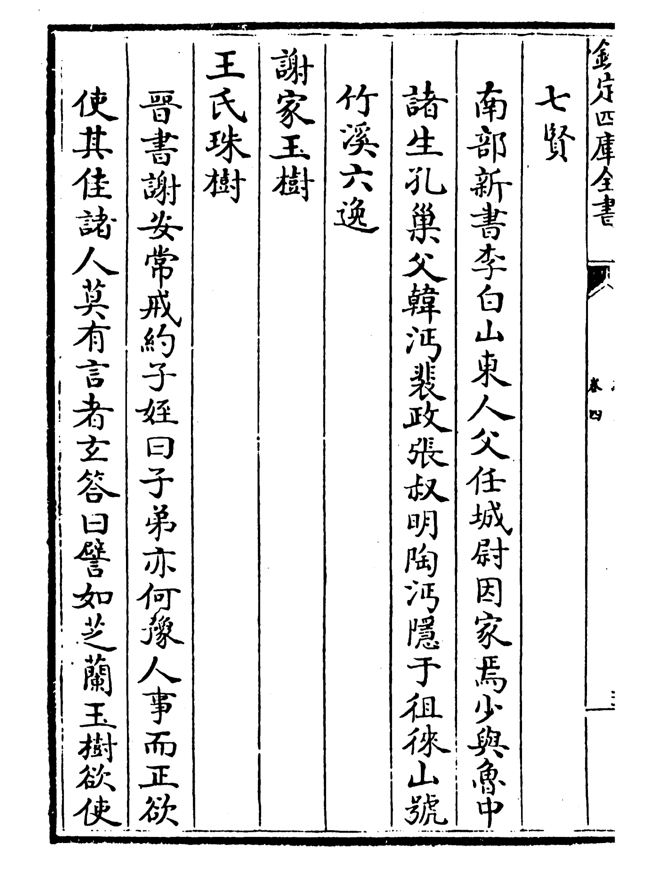
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

李錫集去思頌錫天寶中為虞城令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竹林七賢

竹溪六逸

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内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國劉伶相與友善遊于竹林號



七賢

南部新書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隱于徂徠山號竹溪六逸

謝家玉樹

王氏珠樹

晉書謝安常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

其生庭階耳

舊唐書王勃觧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

按地形訓云三珠樹在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

此吾家麒麟

是吾家龍文

晉書顧和總角時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

北齊書楊愔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與公言不如共考使語

晉書阮籍每適王渾俄頃輒去過視王戎良久然後

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

談

北史房彥謙為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深見嗟賞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熲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

州考使語

腰鼓兄弟

蜂腰兄弟

南史沈冲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

又周弘正仲弟弘讓季弟弘直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于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

皮裏春秋

皮裏晉書

晉書褚裒字季野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

之恒曰衰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南史劉孝綽子諒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

皮裏晉書

觀過知人

觀過知仁

後漢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

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服罪性慙懼詣閣持

衣自首吳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

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人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南史張岱為司徒左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按也

公慙于卿卿慙于長

祖不及孫孫不及父

博物志云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

子桼四子于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減時人
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晉書王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
及父
張蒼梧以子戲父
許敬宗以子戲父
晉書張憑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
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

唐書許彦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彦伯為之甞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

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

世說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

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儁

顏氏家訓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輕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臣叔不凝

此兒不癡

晉書王濟才氣抗邁于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

北史楊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

鍾毓不知參佐善射

王濟不知叔父善騎

晉書魏舒爲鍾毓長史初不知其善射毓偶試之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莫有敵者

又王濟問湛曰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乘濟馬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

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

痛飲酒熟讀離騷便稱名士

北史盧元明風采閑潤善自標置性好玄理相州刺

史王熙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

世說王恭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人所應有不必有所應無不必無人所應有其盡有所應無其盡無

世說庾公亮為護軍屬桓廷尉彝覔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應有其

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眞海岱清士

南史沈懷文與江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穰侯見事遲

先主得計晚

史記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

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于是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

山陽公載記曹公船艦為劉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

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籍陷泥中死者甚衆軍

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

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

及

張茂先華而不實

張惠恕華而不實

晉書韋忠字子節裴頠為僕射數言之於張華華辟

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

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嘗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　又左傳陽子華而不實

會稽典錄虞俊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

明善惡太分　裴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温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名之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披褐韞寶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温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温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撝膏以熾之哉

善於懷撫短於控御

長於支計短於用兵

晉書劉琨善于懷撫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

舊唐書王思禮長于支計短于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時議稱之　又崔彥曾為徐州刺史長于撫養而短于軍政

劉孝標自比馮衍者三

劉子玄自比揚雄者四

梁書劉孝標嘗爲自序其畧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値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于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

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序遺之好事云

唐書劉子玄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為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

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于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槩如此

曹袞欲望遽伯玉墓

田豫欲葬西門豹邊

魏志中山恭王袞救令官屬曰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敝髮齒營吾

兆域必往從之　按陳留風俗傳云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曹大家東征賦曰到長垣之境界兮察農野之居民覩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蓁蓁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向其丘墳唯令德之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

魏畧田豫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于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于其邊乎豫言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與我善妻子從之

按豫清約儉素賞賜皆賜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
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見狸逐鼠貪志發于瑟聲
見螳向蟬殺心形于琴聲
韓詩外傳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
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
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
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

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
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貍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
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為貪
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宫聲聞于外
後漢書初蔡邕在陳留也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
比往客有彈琴于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召
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
至門而去邕素為鄉邦所宗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

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識雀音

識燕語

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

驗之果然邢昺云舊説冶長解禽語故係之縲絏

高僧傳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漢桓帝時人聰敏博學鳥獸之聲無不綜達甞行見羣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　又

白龜年見二雀飛鳴知其言城西民家有粟可共食

桂陽先賢傳成子郴中人能達鳥音為郡主簿與衆俱坐聞雀鳴曰東市輦覆粟雀相呼往食之衆遣視

信然

詹何知黑牛裹角

麴紹知青牛先起

韓非子解老篇云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何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

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北史滎陽麴紹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翁仲知馬語

李南識馬語

論衡廣漢揚翁仲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抱朴子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赤馬鳴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今當見一黄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為告使駚行相及從者

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

盲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

食鷄知半露栖

食鵞知黑白處

載記或人殺雞以食苻朗既進朗曰此鷄栖恒半露

檢之皆驗又食鵞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

無毫釐之差

牛鳴

駝語

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投轄錄有駝房使臣夜坐聞户外偶語云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將奈何答云諫議頗自寬會當免耳使臣竊窺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

未央鐘鳴

銅澡盤鳴

東方朔別傳漢武帝時未央宫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里

小說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叩以白

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應可䗿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服匿

錞于

南齊書陸澄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髣髴有字可識如澄所言

南史或自蜀得古禮器人莫能識斛斯徵曰此錞于

也遂依干寶周禮注為筩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

荀公曾道逢牛鐸

李嗣真路逢車鐸

晉書荀勗為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公曾勗字

世說太常缺黄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宫聲

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南史張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陸鴻漸辯南濡水

李德裕識江表水

温廷筠採茶録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鴻漸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别茶聞揚子南濡水

又殊絶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命軍士謹慎者深入南濡陸利器以俟俄而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濡似臨岸者使者曰某操舟深入見者累百敢有紿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濡者矣使者蹶然馳白某自南濡賫至岸舟蕩覆過半懼其尠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

中朝故事李德裕居廟廊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

還曰金山下揚子江中泠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至石城下方憶及汲一瓶于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于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

評曰神鑒如二子彼味辨淄澠者不得擅其奇矣

齊君王后解環

兒說弟子解閉

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

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

引鎚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呂覽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于國有巧者皆

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

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

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

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

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陳遵憑几口占

王平口授作書

漢書陳遵字孟公性善書與人尺牘至皆藏弃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與遵有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于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

口占付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跡各有意河南大驚

蜀志王平生長戎狄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説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

馬上作書　馬前令作

燭下作詔

典畧太祖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

隨從因于馬上具草

北史高恭之字道穆時孝莊夜到河内郡北命道穆燭下作詔書布告遠近于是四方知乘輿所在

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皆得利

王子均口授作書

楊大眼口授露布

蜀志王平字子均事見上　又南史昌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寛厚為將能得人死力

魏書楊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

帳中作檄文

氊下作軍書

北史神武西征命李義深等作檄文皆辭請以孫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

援筆立就其文甚美
又神武之伐劉毅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氊陳元康于
氊下作軍書颯颯運筆不及凍俄頃數紙
簡書如雨
紙落如雲
王傑集阮瑀誄云既登宰輔充我秘府允司文章爰
及軍旅庶績惟殷簡書如雨强力敏成事至則舉
潘岳楊荆州誄云多才豐藝强記洽聞草隸兼善尺

牘必珍足不輒行手不釋文翰動若紛紙落如雲

鄭畋灑翰泉涌

陸扆灑翰如飛

舊唐書鄭畋為中書舍人時王師討徐方禁庭書詔旁午畋灑翰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

又陸扆為中書舍人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嘗金鑾作賦

命學士和凝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能作內庭文書後來絶不相繼今我得卿斯文不墜矣

告公緩之腕將脫矣

丐公徐之手腕脫矣

齊任昉集云時京師臺閣文帙遭火無遺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鄧阿魯為郡小吏差送圖籍至京奏乞書吏二百人口占分授并白布籌敏速如飛吏曰告

公緩之腕將脫矣

新唐書蘇頲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時

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

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吏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

腕脫矣

直付空紙

預署空紙

北史杜弼典掌機密神武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

書敎直付空紙即令宣讀

又周文帝委任蘇綽或出遊嘗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

右手拔刀左手把矟

南史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又傅永字修期有氣幹拳

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孝文每歎曰上馬能
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傳修期耳
北史耿豪從周文戰芒山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
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直刺慎莫畏死
及時並了
應時並就
北史杜正玄舉秀才賜策高第楊素欲試退之乃手
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

燕然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

又杜正藏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應時並就又無點竄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難獨為奏抑為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丙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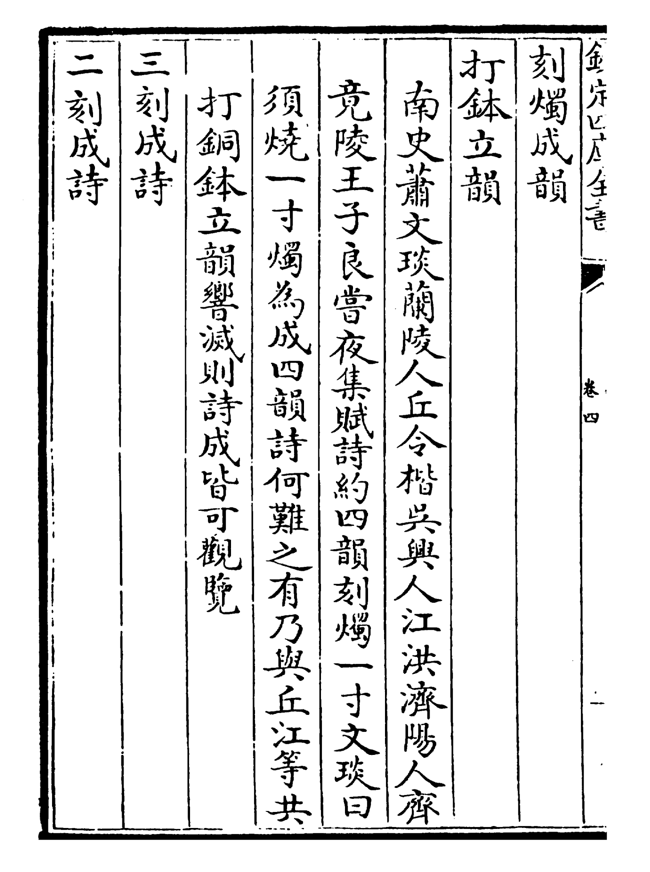
東阿王七步成章

彭城王十步成詩

世說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　文帝嘗令東阿王植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羮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按漫叟詩話曰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辨之者

魏書高帝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

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繳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彭城王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　北夢瑣言溫庭筠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八韻成



刻燭成韻

打鉢立韻

南史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齊竟陵王子良嘗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文琰曰須燒一寸燭爲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江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三刻成詩

二刻成詩

南史梁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到沆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

又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于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謝徵二刻便就文甚美

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所寫既畢諷誦亦通

吳志闞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梁書王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不失一字

不誤一字

魏志王粲與人共行讀道傍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北史邢卲嘗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

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卻皆爲
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
千言三遍
千言一遍
後周柳慶因曝書父僧習取賦一篇試之賦千餘言
三遍即誦
唐語林常敬忠一遍誦千言　又北齊書邢卲字子
才十歲能屬文聰明强記日誦萬餘言嘗因霖雨乃

讀漢書五日畧能遍之後因飲詎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

楊德祖解碑

蕭穎士讀碑

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見碑背上題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謂楊修曰解否荅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修别記云所謂絶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按異苑曰

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傍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此與世說差異

舊唐書蕭穎士嘗與李華陸據遊洛龍門共讀路傍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華再閱據三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蓋題合字

門作活字

世說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又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薛敬文釋吳蜀二字

諸葛恪釋吳蜀二字

吳志薛綜字敬文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于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横目苟身（裴松之曰既云横目則宜曰句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吳君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于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

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茍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

解習字

辨貞字

洛陽伽藍記東魏孝文帝嘗宴羣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卮酒屬羣臣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坻屠兒割肉與稱

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左

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

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南史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

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

覆棊不悞一道

覆棊不失一道

魏志王粲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

益局使吏以他局爲之因相比較不悮一道

北史齊河間康獻王孝瑜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

穆之決斷如流

唐邕占對如響

南史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内外諮禀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

舉

北史㕍邕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以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占對如響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

劉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 五事同舉

元嘉左手畫圓右手畫方 六事齊舉

隋書劉炫少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

朝野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絶六事齊舉號神仙童子評曰韓非稱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信若二子奚啻僅兩成哉殆必不然之説也彼僉載所云豈豔慕光伯而更甚之邪史家多溢説類如此

一見竝記名姓

一問便識姓名

南史劉覽為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竝記名姓

唐書張巡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
識　又魏書明帝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姓行
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唱官名未嘗謬誤
陳簿令無有遺失
北史唐邕在御前簡閱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
誤
又孝昭曾閱簿領試令馮子琮口陳子琮闇對無有

遺失

說饑民六百人

記送徒凡千人

謝承漢書吳郡陸續初任郡户曹史歲饑荒太守使續于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閲其人訊以名氏事畢守問所賦因說六百餘人皆分别姓名字無有誤謬

舊唐書顔真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益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所謂百不為多

所謂一不為少

梁書任昉字彦升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淵嘗謂遥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又陸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彩梁大同末雲公受梁武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于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

神童武帝有敕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

揚子雲子稱童烏

王景文子稱童烏

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顔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 九齡而與我玄文顔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

南史王藴父楷人才凡劣故藴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戸藴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藴小字也

不取道側李樹實

不爭庭前柰樹實

晉書王戎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

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北史楊愔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顙然獨坐

以母命殺父侍人

以母語殺父寵妾

魏志劉瞱父普母脩產渙及瞱渙九歲瞱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瞱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

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暀年十二
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暀即入
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内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暀
暀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
心異之遂不責也
唐書嚴挺之子武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容獨厚
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
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

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也

稱象

頓象

江表傳孫權遣使詣闕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出其理時鄧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船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可知也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拾遺記魏文帝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任城王彰

手頓其鼻象伏不動

當成此宅相

當成吾宅相

晉書魏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

北史王褒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

誦枯樹賦

誦鵩鳥賦

廣人物志蘇頲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曰昜其韻曰昔年楊柳依依漢陰今看揺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歎異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明皇雜録蘇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既去瓌命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顔真卿撰神道碑宋璟廣平人七歳能屬文一遍誦
鵩鳥賦八九歳時嘗夢一大鳥銜書吐口中而吞咽
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胷之間自後而
藻思日深靈襟益爽

因問讀書即稱美句

因令誦詩即頌周南

南史劉惲少子偃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
對曰尚書又問尚書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

養民衆咸異之

又西陽王大鈞年七歳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因賜羲之書一卷

布置皆有軍陣之勢

指麾便有軍陣之法

北史宇文深年數歳便累石為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如此後必為名將

又李遠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為戰鬬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于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

隱幔怛之神色恬然

踐裾試之曾不顧盼

世說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

真隱慢怛之此皃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

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

北史梁西昌侯藻鎮雍州欲遐年十二以百姓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